

一支竹竿一拉一送，像钟表走针，从老洋桥西边走过来几个盲人，身上背着三弦子和书鼓，还有胡琴，一看就是说大鼓书的。这支盲人说书队在太阳卡山的时候沿着苏子河南岸这条河边路向东走，没有走纷繁嘈杂的前大街，是怕惹来围观和尾随，行路不畅。

牵着竹竿走在前头的的是一个盲人小哥，长得白白净净的，只是眼睛怕光，睁不开。他个子不高，胡琴背在身上琴杆就显得很长，茶杯形状的琴筒在屁股蛋子下一颠一颠的。盲人小哥走路偏着半晃身子，像似在用耳朵探路，总是将左肩膀头探出去，一路都是侧耳倾听的姿势。说书队中的丁师傅走在第二位，此人唱东北大鼓出名，他身背穿了琴衣的三弦子，大背头梳出一道木梳印，油光锃亮。另几个盲人在丁师傅身后鱼贯而行，后一个牵着前一个后衣襟，在河边路走了一程后，被盲人小哥的竹竿牵引拐上了前大街。几个孩子不知盲人要去哪里打场子说书，尾随说书队向东走，想跟踪到书场不花钱听书，我就是孩子中的一个。

邻里间有这样一个故事。乡间有老人故去，孝子贤孙坐夜，请来盲人说书定场。突然

传来“当唧唧”一阵巨响，有人喊炸尸了，听众拔腿就跑，说书的盲人像夜里的鸟，鸟蒙眼，跑不掉，又看不见炸尸鬼在哪里，即用惊堂木壮胆自卫，敲一下，喊一声：当，别过来！当，别过来！这是一场虚惊，没有炸尸鬼，一头夜里散放的牛也想过来听书，不小心用牛角掀掉挂在木栅上的铁皮桶发出“当唧唧”巨响。坐夜的人们又返回来听书，盲人却不会说书了，只会重复一个动作，当，别过来！孩子们巴不得能够看到这种热闹。

盲人说书都在小场子，不在大面上，等孩子们听说街道或生产队来了唱大鼓书的，跑去看，大多被拒之门外，能听到三言两语也是别人听完书后反吐出来的二手书。比如，唱计划生育的，“王二嫂一想横心下定，不见那个小子不收兵”。东北大鼓的尾句调子七拐八弯，三弦子和胡琴又添油加醋，孩子们都觉得是个乐子。

不知牵竹竿的盲人小哥会说哪段书，孩子们贴近他，讨好他，要替他拎胡琴。他只顾在师傅身前引路，任你怎么搭讪都不作回应。

盲人们走进东河沟路北的大车店，看上去要在这里打场子，孩子们心里说可逮着地方

就在今年秋天，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渑池的挂号信，信封里，是一封寄自日本的没有启封的信，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那是一封写在樱花笺上的长信，有七八页之多，字体娟秀。

“于老师，您好！之所以将给您信由老家河南邮转，实在是我想唤起您的一段回忆。我刚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毕业，近期即将回国从事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我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您，并把我刚刚翻译好的您的一百二十五篇小小说交由您过目……您还记得吗，那个站在梨树下看您吃梨的河南小女孩……”

啊！那真是一段温馨的回忆啊！

只是时间太久，我几乎把它忘记了。

二十年前，我由团省委转业，调入《深情》杂志社工作，接到一个采访任务，尽可能全面地采写女孩读书难的问题。这次采访难度大，且辛苦，我由甘肃、陕西一路走来，最后来到了河南的三门峡市。本来在这里是没有采访任务的，我只想假公济私转道看看三门峡，感受一下“梳妆台”的宏伟和壮

观。我如愿以偿，当我面对大坝、面对黄河的时候，我知道，不虚此行。

恕我孤陋寡闻，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便学到过仰韶文化，但如果不是当地朋友介绍，我实在没记得它的初发现地就在河南，更不知晓，它就在三门峡市下辖的渑池县，而我现在距离它，也就百余公里的路程。如此大好的机会怎能放过，我十分轻易地原谅了自己的孤陋寡闻，转而为自己的“博闻多识”而沾沾自喜。当下由朋友安排，驱车去看彩陶。

人如果过于得意，上帝一定会给他一点小小的惩戒吧。

车程过大半，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我们乘坐的小车抛锚了。

等待修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车里吸烟，初秋的蝉鸣噪耳，我一支烟只吸了半截，便丢在脚下，一个人信步往村庄里看风景。我就这么一个习惯，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喜欢四处走走逛逛。

我走过几户人家，均敞着门，偶见鸡犬进进出出，对我的到来并不稀奇。河南产枣子，这里几乎家家种有枣树，微风拂过，半青半黄的枣子左右摇动。正漫步间，忽一道明丽的色

S

月光城 散文

解良

时光

了。结果，盲人坐上一驾马车去了城外一个堡子。几个孩子讨了个没趣儿，快快散去。

再次见到盲人小哥仍然是在老桥头的黄昏里。

一个身体发福、眼球骨白、满脸慈善的盲人坐在一把折叠凳上，为过往的行人献艺，他像似在玩杂耍，脚踏木架上的小鼓小钹，手拉胡琴，拉了一曲《浏阳河》，转而又拉起《好日子》。仿佛一座戏剧舞台瞬间切换了灯光，一部电影使用了蒙太奇，眼前的盲人转眼之间变成当年那个身背胡琴牵着竹竿走在前大街上的盲人小哥。我认出了他——他脚下放了一只小铁碗，过路人将硬币放入碗内的时候，他又呈现出那个侧耳倾听的动作，这是他下意识的一个习惯动作，经过几十年的重复已经成为他标志性的动作。

老桥已改造成一座新桥，光景也是几十后的光景。我在这个黄昏里放缓脚步，粗略地打量一番盲人——小哥变成了老哥。戴一顶蓝帽子，衣着整齐，但他的外表并不能为我答疑解惑。

惑，不能满足我心中的一连串好奇。这多年过去了，我的大把大把的时间被兑换成了鸡毛蒜皮，他生活在哪里，怎么再没有见过他，他是否成家，有妻子儿女吗？

我心中起念，想停在老桥头给盲人老哥一个小激动，向他描述小时候尾随他的情形，然后与他叙谈一番，但我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过是一个路人甲，几十年间甚至没有完整地听盲人说过一段书，没资格讨扰人家。盲人老哥停不下手中的胡琴，一支又一支人们耳熟能详的金曲在老桥头的黄昏里回旋，我不宜添入杂音。我将一张纸币轻轻放入碗里，声音虽轻微他还是听到了，又是那个侧耳倾听的动作，只多出一声“谢谢”，骨色眼球一翻一翻，若夕阳闪边，脸上的笑容久久未谢。

过桥的时候，我觉得好久也没有看一眼苏子河了。每年雨季爆发洪水，春天冰河开化，人们会特别关注苏子河，因为她轰轰烈烈。这之后，她又回归平常，人们闭着眼睛就能看到她的样子，汨汨而流，波澜不惊。

M

月光城 小小说

于德北

渑池来信

彩映入眼帘。

有一个略显残破的院子，这个院子里没有枣树，却偏偏立了一棵丰茂的梨树，树上的梨子拳头大小，静垂在枝叶间像一只又一只的铜铃。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怯生生地看着我。

“你好。”我问候她。

她并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回头向屋门处望。

我随着她的目光去寻，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孩子从屋里出来。我赶紧掏出名片递过去，表明自己不是坏人。我指指树上的梨子，做出喜欢的样子。那妇女点点头，我以为得到了她的许可，便摘下一个梨子，擦也不擦地咬上一口。梨子尚未熟透，但香甜的汁液盈了满口。

那个女孩瞪大了眼睛望着我，可我并未发现这其中的诧异，满心欢喜地坐到她正写作业的小桌旁，翻动她的作业本，做出一副十分关心的样子。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本子呢，正面写完背面写，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写，字迹工整，却如蝇如蚁，密密麻麻。

我急忙向那中年妇女问寻，才知道，这一家人是村里的贫困户，地少不够种，又因超生被罚，男主人本来会唱蒲剧，农闲时可唱野台子戏，可是两年前，野台班子因车祸而鸟兽散，男主人病倒在床，这人家，风雨飘摇中又雪上加霜……

“那梨子是卖了供娃上学呢。”妇女说。

我一下恍然，手握半只梨子僵立在那里。

好半天，我反应过来什么，奔踏着出门，一路来到村中的小卖店，把这店里的本子和笔全部买了下来。是的，我把这些本子和笔全都送给了那个女孩。另外，还以赔梨为名，把五百元钱交到那女孩的妈妈手里。

这就是那件事情。

当朋友来寻我，告知我车已修好，我们可以启程，而我们也即将启程的时候，我们的身后响起了清亮亮的一段唱腔——“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天波府走出来保国良臣……”那女孩一边唱，一边哭，一边向我们跑来，跑到近前，深深地给我鞠了一个躬。

朋友说：“老于，娃给你唱蒲戏呢。”